

耳听八方

乐评人迪伦

李皖



想中迷失,像幽灵一样面对爱人。”

迪伦褒贬某位人物、解析一首歌曲所实现的独特,大多带有美国格调和地方印记,源于发生在时间激流中的独特事物自身,是历史传统的现代个性流露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——很可能,也包括并不十分内行的相当一部分英语读者——迪伦的有些语言并不容易消化,是只有行家才懂的双关语,其闪烁的文辞光彩,尽属这个行业的内幕、奇闻、掌故以及八卦。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会欣赏它们。它们的劲爆有趣,就像骤然插入冰河的火红钢梁,隔十八丈远你也能看清楚那腾起的烟雾,闻到草叶和树皮烧焦的味道。在逗乐方面,迪伦绝对是个说段子的好手。讲起演艺界那些逸闻趣事,他的高明之处是不只让你爆笑,也让你静下时垂头思考,一遍遍默念,从中感到振奋,足以抵挡这个行业及不测人生中的诸般命运,虽然它们并不是创作指南、励志书或成功学。

在论及一位乐评人的优秀时,我们知道,比描述音乐和漂亮辞藻更重要的,是洞察力、批评和乐识。这方面,迪伦显然才情过人。那种深入灵魂、刺进骨髓的认识,对他来说张嘴就来,并且,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搬来,就是出自这张嘴,是从小就听见过他的意见。吉米·里德是少有人谈过,但都没有像迪伦这样谈过,其见解老道得就像这论者本人也是一个里德,惟此方可以做到。这就是歌曲作家评论歌曲作家,是迪伦独有的优势。对汉克·威廉斯的演奏和演唱,迪伦的分析同样具有音乐家的高明,轻描淡写就指出了整个音乐界在当时的的问题。对约翰尼·派切克,迪伦三言两语即描绘出他的传奇一生,介绍了我们所不知的一位杰出歌手,令人喷饭又肃然起敬。谈及歌曲《不再痛苦》(Doesn't Hurt Anymore)时,迪伦直言不讳,指出这个殖民国家的罪恶,一种你无论如何猜想,可能都未必会想到的体制黑暗。由此,约翰·特鲁德尔,《不再痛苦》的作者和演唱者,一直受国家迫害的印第安人,迪伦所讲述的他的故事,直让人放下书要站起来!有的人永远骨头硬,眼神冷、心肠热,天生这样,至死也将如此。

那些闪耀着热情、智慧和真理光辉的语句,简直每一页都能看到。比如,“但前方总是黑暗的,因为你无法用光明去照亮光明。”比如,“生活里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,可你却偏偏喜欢那些最差的东西。”然而我更珍爱那些富于洞察力的对音乐的卓见,比如关于个性化歌曲的内在矛盾:“有时候,当词曲作者使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歌曲,最终作品可能过于具体,令其他

人无法产生共情。给日记谱上旋律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一首发自内心的真诚歌曲。”紧接着这句话,迪伦道出了歌曲和演唱艺术,同时也是词曲艺术的一个奇怪的真相:

“另一方面,西纳特拉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,一首内容似乎很平庸的歌曲也可以一再让你心碎。”我注意到,在话风上,迪伦是路子非常野的人物。这是个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家伙。有时候,他的话非常猛、非常毒,语涉不义,虽然语言生动,却是柄双刃剑。当然,你尽可以说这不过是修辞而已,一笑置之。在他百科全书式、具有全球视野、充满历史感的眼光下,画皮和面具纷纷倒下,世界的复杂性从没有被讲得这么好过。

我还注意到——可能这一条最重要:迪伦通篇几乎没有提到作品的调性和和弦、拍号等等,所有那些可能与专业接边的术语和音乐分析,迪伦从不涉足。这与我熟悉的另一位乐评大家,著有《爵士乐史》和《爵士标准曲》的泰德·乔亚,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在乐评的语言策略上,迪伦更多是文学家,而非作曲家。但他设在谈音乐作品?不,他的每一个字都在谈音乐、谈作品,只是他始终坚持文学的方式,决不以乐谱分析充当乐评。作曲的归作曲,乐评的归乐评。乐评的内行,并不在指出了一首歌是大调还是小调,一个乐句跨了几度,用了什么和弦。面对专业门槛外的爱乐大众,音乐本体如何用非专业术语来谈,音乐感受如何向人人都能交流的文学方式来讨论——迪伦的乐评,隐含了极其鲜明的音乐评论观念,也为此作出了示范。

极其重要,也非常严肃——这本书,还通篇隐现了另一个鲜明的音乐评论观念。自始至终,迪伦几乎一次都没挑选在编曲、录音、制作以及技术上引领时代的杰作,虽然这在他的时代是一再闪过耀眼光彩的事件,而且,在他完成自己的专辑时,也毫不含糊,非常重视这个方面。作为乐评人,迪伦将他的眼光基本上毫无例外,都投向了歌曲,投给了歌唱。至于编曲以及录音、制作,是第二位的,他很少单独论及。这种取向,暗示了迪伦在音乐评论方面另一条具有根本性的认识,即以歌曲和歌唱为主体的评论方向。当然,66首歌,实际上都是录音制品,迪伦评论的是录音成品而不是纸谱。但即使在这样的语境中,迪伦也未对名手演奏和高技术制作多看两眼,却多处流露了对简朴制作,对浑然一体的朴实演奏的欣赏。这合乎他对歌曲的看重——既然最重要的是歌曲本身的成色,那么一首歌曲的世界,自然是以它自身发出的一切成型;从外面添加、装饰的做法,要么本末倒置,要么画蛇添足。

很可能,与这种音乐观有关系,迪伦选择的这66首歌,大部分曲目,包括演绎它们的绝大部分歌手,对中国听众来说都相当陌生。乍见之下,我以为这反映了迪伦的青少年经历,他的私人歌单,主要的是他年轻时受到了震撼的作品。但这种认识,虽然摸到了一点门儿,也还是狭隘。为了做出准确判断,而不是仅凭印象,我作了一个统计。这66首歌,上世纪20年代的有3首,30年代无,40年代的有1首,50年代的有27首,60年代和70年代各有14首,80年代的有3首,90年代的有1首,本世纪初有3首——本世纪初的其中1首,其实是上个世纪,“美国音乐之父”福斯特的作品,录制于2004年。

这样看,七成多(60年代以前的)歌曲,确是迪伦年轻时期的,如今都已有50岁以上的歌龄。若再加上70年代的14首,这个比重高达九成。而且我注意到,它们大多是流行歌曲,对,就是大街的那种,在美国可能人人听过;以为没听过的,当歌声响起,立刻也会跟着哼两句。而摇滚乐史上,尤其被认为在精神上、思想上震撼世界的名作,没几首出现在歌单中。大西洋两岸的民谣和摇滚英雄,迪伦时代异到老脸红口,从语言翻译成电影史,从音乐巡演到哭泣歌手,从亡命徒到离婚指南……大大小小,正经不正经,无所不包。在他百科全书式、具有全球视野、充满历史感的眼光下,画皮和面具纷纷倒下,世界的复杂性从没有被讲得这么好过。

我注意到,在话风上,迪伦是路子非常野的人物。这是个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家伙。有时候,他的话非常猛、非常毒,语涉不义,虽然语言生动,却是柄双刃剑。当然,你尽可以说这不过是修辞而已,一笑置之。在他百科全书式、具有全球视野、充满历史感的眼光下,画皮和面具纷纷倒下,世界的复杂性从没有被讲得这么好过。

地里种着大蒜,叶子黄了,带着要倒的倾向。爱人从外地来电话,要我将三四个窝里的蒜秆合一起打个结。我知道,她要我阻止院里的这个倾向。

费点时间,我做了,弄了一身汗。没几天,一些组合,还是倒了,有些散伙了。强行凑一起,没多大效果。比如左边的蒜秆迁就近处的,就别扭了。根子不顺溜啊,有点像我,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爱人晓得我,所以她在电话里还说,你要是嫌麻烦就算了。结盟一起的蒜秆,在空中举着小拳头。我想就这吧,等她回来!过了几天,拳头少了。我不踏实了,问邻居丽琴,她看了大蒜,说不要紧。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挖大蒜,她说要到端午边上,我问什么时候端午?她笑了,你还问我?又没看日历,我确实不知道,就像大蒜在泥土里站着还是坐着,是不是还在长?我都不知道。好吧,就这样让大蒜在地里搁着吧!

一些事情催着我,一些事情联系着远方,一些事情是自己定的。就有点忙了。我尽量简单。一天煮一次饭,第二天早上、中午用开水泡一泡米饭。冰箱里有爱人给我准备的腌萝卜、咸鸭蛋,熟排骨,还有朋友送的肉丸子。要吃蔬菜了,我将苦麻(给鸡吃的叶片)拧断,放在米粒里一起煮,等于饭菜都有了。青扑扑的气息,都是人间烟火。我想刚好给自己调一调,医生曾用十五副中药调过我的尿酸。我的体会,吃得好了,难免绑架了健康。痛风、高血脂,多是吃出的。我发现,连着三天不吃肉,肚子也不咕咕叫了。自己安排自己,自己认可了,就是一个人饱了,全家不饿。简单清淡,重新打造一下自我,也是蛮好的!

春天的雨水隔三岔五地来了,天地一片雾蒙蒙,黄山学院里的大团绿叶翻过了围墙。地里所有的拳头都散开了。杂草在蒜秆里蔓延。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
前一阵子,蚕豆的豆荚黑了,应该是雨水一次又一次地让它们黑下去的。不是突然有了漆黑的夜晚,黄昏也不是一个倏忽就有的答案。变化是微小的也是巨大的,是漫长的也是短促的。走在石头上,我觉得变化绕过了我!准确说是我一点点地放过变化。在土地和稼穡面前,我基本就是个空白!我急慌慌地剥开一个豆荚。青色的豆粒里,一小点褐黄的颜色被我看到了。这个肯定不是想要的!不是霉,但离霉不远了。爱人辛劳的成果,如果在我手上毁了,那是罪过!我关了电脑,去摘豆荚。一颗蚕豆,有四五根秆子,一根秆子,有五六个豆荚。逮住一个豆荚,两只手要往不同的方向发力,豆荚才能“啪”的一声拧下。这么多黑乎乎的豆荚,就像低落的夜色,让我有点发愁,又想着不管。好东西啊!平常素日,我想离肉味远点,但又要吃得兴头。我会要求爱人来一碗辣酱炖豆瓣。

是安庆老家那边的吃法。豆瓣里进辣酱,混合的阵势能单挑天下。热烈的酱红带劲了,它喧闹了黄昏和众鸟归巢。麻麻的舌头,额上的汗粒还有锅瓢碗盏,都在各自的角里定位。就都耐人寻味了!微小的豆瓣让徽州高高隆起!难怪绩溪的胡玉美蚕豆酱横扫大江南北。当初,我就主张爱人种蚕豆,蚕豆在荒坡上也打发芽。省事又实在。现在,我干脆不做二不休,埋头弯腰,将摘了果实的豆秆连根拔掉。我知道摘果实和没摘果实实的豆秆纠缠一起,不是清爽的局面。

当然大蒜和蚕豆不一样。地下的情况比地上要复杂。我还是有些搞不懂。我拦住了村里的邵婆子。蒜秆烂了,要挖了,不然一点都没有!离端午远着呢!看来有些回答是不靠谱的。邵婆子的话让我一激灵,我立刻找出小锄子。太阳偏西了,我在地里挖啊挖!

翻开泥土,尽是热闹。蚯蚓蹦蹦跳跳,点点大的虫子在钻来钻去。呵呵,我看到蒜秆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,在笑着。皱纹是蒜瓣之间的界线,浅浅地往下,似乎在引导更多的秘而不宣。丰实的过程由浅到深。深到何处打住?边上的蒜瓣绕不过去。又不是画蛋,要那么多浅灰干吗?其实,那是边上的枣树筛下的。要说饱满,蒜瓣可是一点没落下。蒜瓣的饱满,是春天的饱满。那里有过干帆竟发,蒜秆都是理直气壮英姿勃发。地里有过的情景,还在我的脑海里波澜壮阔。顾不上许多了。我在一心一意地挖啊挖!身边都是挖出来的大蒜。我被大蒜围了一圈又一圈。蒜实底部的根须粘着泥土,湿湿的牢牢的,铁板一块了。我用手一点点地抠掉泥土。不拖泥带水了。蒜实白白胖胖的,又单纯又欢实。到了我的面前,就像一番长途跋涉,风尘仆仆!

第二天,我起了个早。昨晚在床上忽地想起,应该将蒜秆从蒜实上剪掉,特别是烂了的秆子,它们还会对蒜实一路烂下去的。果然,一些外面看着好好的蒜秆,在结合部里藏着油水,还带着味。剪掉剪掉,不需要任何请教了。爱人说要回来了,儿子那里的高楼大厦呆长了,她还是念叨田园风光。土地和果实已经教会了我不少。事情做也就做了。不知咋搞的,我还想起了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张园剪掉的辫子。是的是的,早该告别辫子了。尽管徽州许多地方蒜瓣帮着蒜实在廊道里挂着,晾着。水是生命之母,又是腐败不太清晰的界线。剪刀在咔嚓咔嚓响,根须泥巴纷纷掉下来。一大堆蒜实在我的料理下独立又清爽,一甩手它们在地上滚得又圆又远又欢。还好没有什么损失。我在教着蒜实,数到七十多岁的时候,圈又不是圈行又不是行的,弄混了。还有一小半懒得数啦!我太需要晴天啦,后来的情况不错,连着几个晴天,太阳抽干了蒜实里的油水,我还摊开蚕豆,让它们一起成了阳光照耀下的徽州干货。

干货

阮生

地里种着大蒜,叶子黄了,带着要倒的倾向。爱人从外地来电话,要我将三四个窝里的蒜秆合一起打个结。我知道,她要我阻止院里的这个倾向。

费点时间,我做了,弄了一身汗。没几天,一些组合,还是倒了,有些散伙了。强行凑一起,没多大效果。比如左边的蒜秆迁就近处的,就别扭了。根子不顺溜啊,有点像我,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爱人晓得我,所以她在电话里还说,你要是嫌麻烦就算了。结盟一起的蒜秆,在空中举着小拳头。我想就这吧,等她回来!过了几天,拳头少了。我不踏实了,问邻居丽琴,她看了大蒜,说不要紧。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挖大蒜,她说要到端午边上,我问什么时候端午?她笑了,你还问我?又没看日历,我确实不知道,就像大蒜在泥土里站着还是坐着,是不是还在长?我都不知道。好吧,就这样让大蒜在地里搁着吧!

一些事情催着我,一些事情联系着远方,一些事情是自己定的。就有点忙了。我尽量简单。一天煮一次饭,第二天早上、中午用开水泡一泡米饭。冰箱里有爱人给我准备的腌萝卜、咸鸭蛋,熟排骨,还有朋友送的肉丸子。要吃蔬菜了,我将苦麻(给鸡吃的叶片)拧断,放在米粒里一起煮,等于饭菜都有了。青扑扑的气息,都是人间烟火。我想刚好给自己调一调,医生曾用十五副中药调过我的尿酸。我的体会,吃得好了,难免绑架了健康。痛风、高血脂,多是吃出的。我发现,连着三天不吃肉,肚子也不咕咕叫了。自己安排自己,自己认可了,就是一个人饱了,全家不饿。简单清淡,重新打造一下自我,也是蛮好的!

春天的雨水隔三岔五地来了,天地一片雾蒙蒙,黄山学院里的大团绿叶翻过了围墙。地里所有的拳头都散开了。杂草在蒜秆里蔓延。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
前一阵子,蚕豆的豆荚黑了,应该是雨水一次又一次地让它们黑下去的。不是突然有了漆黑的夜晚,黄昏也不是一个倏忽就有的答案。变化是微小的也是巨大的,是漫长的也是短促的。走在石头上,我觉得变化绕过了我!准确说是我一点点地放过变化。在土地和稼穡面前,我基本就是个空白!我急慌慌地剥开一个豆荚。青色的豆粒里,一小点褐黄的颜色被我看到了。这个肯定不是想要的!不是霉,但离霉不远了。爱人辛劳的成果,如果在我手上毁了,那是罪过!我关了电脑,去摘豆荚。一颗蚕豆,有四五根秆子,一根秆子,有五六个豆荚。逮住一个豆荚,两只手要往不同的方向发力,豆荚才能“啪”的一声拧下。这么多黑乎乎的豆荚,就像低落的夜色,让我有点发愁,又想着不管。好东西啊!平常素日,我想离肉味远点,但又要吃得兴头。我会要求爱人来一碗辣酱炖豆瓣。

是安庆老家那边的吃法。豆瓣里进辣酱,混合的阵势能单挑天下。热烈的酱红带劲了,它喧闹了黄昏和众鸟归巢。麻麻的舌头,额上的汗粒还有锅瓢碗盏,都在各自的角里定位。就都耐人寻味了!微小的豆瓣让徽州高高隆起!难怪绩溪的胡玉美蚕豆酱横扫大江南北。当初,我就主张爱人种蚕豆,蚕豆在荒坡上也打发芽。省事又实在。现在,我干脆不做二不休,埋头弯腰,将摘了果实的豆秆连根拔掉。我知道摘果实和没摘果实实的豆秆纠缠一起,不是清爽的局面。

当然大蒜和蚕豆不一样。地下的情况比地上要复杂。我还是有些搞不懂。我拦住了村里的邵婆子。蒜秆烂了,要挖了,不然一点都没有!离端午远着呢!看来有些回答是不靠谱的。邵婆子的话让我一激灵,我立刻找出小锄子。太阳偏西了,我在地里挖啊挖!

翻开泥土,尽是热闹。蚯蚓蹦蹦跳跳,点点大的虫子在钻来钻去。呵呵,我看到蒜秆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,在笑着。皱纹是蒜瓣之间的界线,浅浅地往下,似乎在引导更多的秘而不宣。丰实的过程由浅到深。深到何处打住?边上的蒜瓣绕不过去。又不是画蛋,要那么多浅灰干吗?其实,那是边上的枣树筛下的。要说饱满,蒜瓣可是一点没落下。蒜瓣的饱满,是春天的饱满。那里有过干帆竟发,蒜秆都是理直气壮英姿勃发。地里有过的情景,还在我的脑海里波澜壮阔。顾不上许多了。我在一心一意地挖啊挖!身边都是挖出来的大蒜。我被大蒜围了一圈又一圈。蒜实底部的根须粘着泥土,湿湿的牢牢的,铁板一块了。我用手一点点地抠掉泥土。不拖泥带水了。蒜实白白胖胖的,又单纯又欢实。到了我的面前,就像一番长途跋涉,风尘仆仆!



2023.6.8 至 2023.6.13

去年末,鲍勃·迪伦在美国出了本新书,《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》(《现代歌曲的哲学》)。今年,中信出版社将该书引进,出了中文版。大概是对市场缺乏信心,中文书名采用了骑墙术:“现代歌曲的哲学”作了副题,另拟主题《答案在风中飘》。优秀的摇滚乐译者董楠,对全书作了翻译。

徽乡物语(油画) 范洁 选自第22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